

赏自然之美
探演化奥妙
行生存大道

博物学文化 〇二五

「英」菲利普·亨利·戈斯 著
程玺 译

万物有灵



博物罗曼史

THE ROMANCE OF NATURAL HISTORY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博物学文化丛书

刘华杰 主编

博物罗曼史

[英] 菲利普·亨利·戈斯 著

程 玺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为博物学文化丛书之一。博物学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种古老的适应于环境的学问,也是自然科学四大传统之一。研究博物学的方法不止一种,本书力求从美学的角度来呈现博物学。作者通过一系列的画面描绘和大量详实的素材,以生动的笔法描写出那些自然界中微小的、庞大的、狂野的、未知的事物,展现出对自然场景及其各种层面的观照,将博物学文化更加精致、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在阅读时如同身临其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物罗曼史/(英)菲利普·亨利·戈斯
(Philip Henry Gosse)著;程玺译. —上海: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2018
(博物学文化丛书)
ISBN 978-7-313-19756-6

I. ①博… II. ①菲… ②程… III. ①博物学—历史
IV. ①N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0776号

博物罗曼史

丛书主编:刘华杰

著者:[英]菲利普·亨利·戈斯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版人:谈毅

印制: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 mm × 1000 mm 1/16

字数:205千字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313-19756-6/N

定价:98.00元

译者:程玺

地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话:021-64071208

经
印
图
书
馆
藏
书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www.lib.enu.edu.cn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68180638

序

研究博物学的方法不止一种。有学究式的方法：追求准确的定义和分类，如博物馆里的皮骨一般干巴巴的数据；有田野观察者的方法：一丝不苟地收集生物生命周期里的种种信息，经手的都如清晨，森林或草场上的露水一样鲜活明亮的数据；此外，还有诗人的方式：他们透过自己特有的镜片观察自然美学的一面，他们研究的不只是数据，更是人们心中的情感——诧异、惊奇、恐惧、厌恶、仰慕、爱恋、渴望等，展露他们对周遭事物的深思。

我虽没有诗人的天分，但我游荡于博物学狂野天地多年岁月里，总是萌发着某种诗人之心。正如华兹华斯的妙语所言：

对我而言，哪怕最平凡的花朵盛开
也能激起眼泪不能企及的深邃思索

本书力求从这一美学角度来呈现博物学。不是说，我要通过不断假设直接指出（仿佛剧场里的舞台说明，或讲话中的“你听，你听！”）被激发出的实际情感——这会过于武断鲁莽；相反，我力求描绘出一系列的画面，描绘出对自然场景及其各种层面的观照，让这些在我心中唤起诗情画意的内容自行发酵。

如果要冒昧指出一个尤其令我获益良多的主题，一个对我而言，超越了常规的辛劳和兴趣的主题，那就是本书的最后一章。我引述了大量证据，以便证实那种被惯称为“海蛇”的次神秘怪兽的存在。这些证据从未被如此集结过，或许可以为大部分疑问画下句点。只是，不确定的云雾依然笼罩着这一生物本身；关于它位于茫茫海洋中的家，在广阔的孤寂中的时隐时现；关于它的尺寸，其语焉不详的庞大身躯；关于它的样貌；以及它与一些被认为湮灭于远古时代的生物的可能关联。对于一个心怀浪漫的博物学家而言，所有这些属性令它备受珍视。如果统计学家们无法透过我的这副眼镜看待它的话，还望他们多多包涵。

本书的多数插图均由沃尔夫（Wolf）绘制，温珀（Whymper）刻板：这方面我不一一赘言了。

菲利普·亨利·戈斯（Philip Henry Gosse）

托基

1860 年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光阴与季节 / 1
- 第二章 和谐 / 28
- 第三章 不合时宜 / 46
- 第四章 更小的 / 64
- 第五章 庞然大物 / 82
- 第六章 微小的 / 106
- 第七章 难忘的 / 123
- 第八章 与世隔绝的 / 139
- 第九章 狂野的 / 160
- 第十章 可怕的 / 175
- 第十一章 一种庞大的未知动物 / 197
- 第十二章 未知的 / 246

- 索引 / 265

第一章

光阴与季节

“凡事都有定期（即季节）”，而在其定期中，万物皆美好。冬天并非没有魅力，它有一种荒凉辽阔的威严。北极旅行者见证了王座上的凛凛寒冬，它是一位皇族的暴君。当水银在温度计中凝固，目光看向轮船外面无边无际的雪原，面对茫茫六个月的极夜，万籁俱寂，无声无息，那场面一定令人生畏。但这样的完美状态中也存在一种独有的荣耀与美丽。光彩夺目的明月在地平线上划下弧线；无以计数的脆亮晶体在白雪之上反射着她的光芒；繁星闪耀，射出异乎寻常的锐利光华。此外，还有绚丽的极光在紫色的苍穹中印出流光溢彩，时隐时现，仿佛守夜的天使在表演神秘的舞蹈，忽而在瑟瑟中射出白色的长矛和飞镖，忽而扬起火红色的大旗，转眼在苍穹中飞散开来，将下方洁白无瑕的雪原映成红色。我曾在千里冰封的纽芬兰和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加拿大居住过多年，

曾多次目睹此类现象。同时，如诗人所呼唤的，每当

雪花飘落，寒风刺骨

隆冬与暗夜一同来临

我也见证了

意气相投的幽暗

志同道合的恐怖

当强风卷着厚重的雪花在空中疾驰，很快，一切地标都被暴风雪抹去，令仓皇无知的旅行者在加拿大的旷野山间不知所措；或者在纽芬兰的海岸，当一场巨浪袭来，浮冰漫天飞舞，锐利如钢针，坚硬如石块，令所见之人惊惧不已，难以忘怀。

不过，冬天也有温柔和可人的一面，哪怕是这些被其暴政笼罩之地。经过一夜平静的大雪后，森林的面貌分外美丽，积雪的姿态亦是美不胜收。云杉和铁杉的横杈上托着厚如羊毛的积雪，仿佛一重重高悬的帷幕，而那些亮白的羊毛又会与暗淡的枝叶形成喜人的反差。

这边，它呈现轻微的起伏状，凹凸有致；那边，它构成细小的涟漪，如同海边的细沙；这边，它耸立如笔直的高墙；那边，它堆积如锥形的山丘；这边，它形成一道又长又深的沟渠；那边，它平展如高悬的圆桌。不过，积雪最迷人的一面还是要靠挂满蛛网的木屋茅舍来衬托。雪停后，或大或小的雪团附着在蛛网上，从梁木和墙上垂下，形状千奇百怪，为每一个角落装点着优美纯白的帘幕。

凝霜在窗户上留下了风雅的藤纹窗花，细小的利刃和锯齿般的剑锋分外美丽；更显精致的是映衬在黑暗背景中的放射状的六角星雪花。不过，在我看来，冬季的神奇之手所造就的一切美景中，再没有什么能与我在大西洋两岸的国家中经常目睹的一种现象媲美了——人们俗称的雨凇。当地表气温低于零摄氏度时，雨水会在触及物体的一瞬间冻结，每一滴雨水都会凝成冰，并越积越多，直到树干和枝杈上都覆盖上一层晶莹剔透的外壳，整个效果相当奇妙，仿佛置身于东方神话里的仙境之中。每一根枝杈，每一片树叶，每一片草茎，都供在了水晶宫中；整片森林都变成了透亮的玻璃，连松树和杉树上最细小的针叶也不例外。当雨过天晴，阳光洒下，何等的光彩夺目！光线经过树木间的反射，碎裂成为千万个碎片，闪耀，舞动。如此美丽，又如此脆弱。一只冒失的手轻摇树干，便可摧毁这一切——空中即刻布满如雨幕般飘落的晶莹碎片。咒语转眼便失效了，水晶的游行偃旗息鼓，眼前徒剩一棵落光叶子的褐色的树。

但所有这些都是死亡之美；而博物学家，尽管可能、也的确会欣赏冬天独特的可爱之处，但他们最向往的仍是开春的喜悦。他们急不可待，仿佛春天永远不会到来；终于，在四月末的一个清晨，阳光闪耀，万里无云，西南风缓缓吹来，他迈开脚步置身“乐土之中”。生命欣欣向荣：成群的云雀唱起甜蜜的颂歌，在耀眼明亮的空中翱翔；乌鸫在灌木林中啼鸣，好似吹笛；刚跨海而来的燕子兴高采烈地穿梭鸣叫；身披橄榄色翎羽的袖珍的林莺以及白喉在灌木丛的枝杈间如小老鼠般蹑手蹑脚地穿行；还有，哈！春之声中的佼佼者！那两个简单的音节，那穿透心灵的悸动，布谷鸟的啼啭！

还有蝴蝶。园子里常见的白蝴蝶在甘蓝丛中穿梭，茶色的蝴蝶

在分隔草场的树篱边飞舞；娇弱的黄粉蝶跃过栅栏，落在一片樱草丛中，与花瓣难分彼此。在高地和开阔的丘陵上，可爱的小蓝蝴蝶生机勃勃地盘旋来去；零零落落的，有一些更小的红灰蝶（蝴蝶中最小的一种）摩擦着它们的小翅膀，或者朝太阳伸展开来，闪烁如一团团鲜红的火焰。

甲虫也以自己的方式焕发生机。虎甲虫及其闪亮的绿色翅匣机警而敏捷地从我们的脚步前飞过，数不清的虫子在盛放的榆树间盘旋，抓住一两只后，我们发现它们都是同一类；深蓝色的鼻血虫（*Timarcha*）正将其亮红色的汁液滴落在草叶之上；望向池塘，我们会看到各种微小的黑色、褐色、黄色的甲虫浮出水面，它们漂浮片刻，又匆匆返回水底。泥泞城堡中的蛛螈，它们愿意出来看一看这个世界，也愿意被世界看到；因为它们披上了春天的装扮，一副十足的假日美男子的模样：波浪形的衬衫搭配鲜红色的西服坎肩。另一边，青蛙在忙着产卵，播撒它们的珠串，同时不忘向世界高声宣示——尽管那腔调并不喜人。

溪流从冬雨的浑浊中解放出来，沿着光滑深邃、水草丰盈的河道流淌出了一片澄明，拟鲤和鲦鱼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嬉戏，梭子鱼则半隐半现地趴在突出的河岸下方；水流在石头河床上破碎成晶莹的浪花，鳊鱼在池水间跳来跳去，斑驳的身躯展露无遗。

河边的柳树摇荡着低垂的柳絮，喜气洋洋，引来了千百只嗡嗡的蜜蜂，令岸边和斜坡上笑意盈盈的可爱花朵相形见绌。而这些花朵中最朴实的品种，乃是蒲公英和雏菊，毛茛和白屈菜，都成了冬之死寂与凄凉过后的掌上明珠。

“大地在她的膝上放满了自己的珍宝”，甚至“最卑微的盛放的花朵”，在张开的眼目面前，也仿佛衬托着一圈荣耀的光环。但其中

的一些，基于独特的造型、颜色和习性，比其他品种更令我们心驰神荡。石蚕属婆婆纳蓝色的笑眼闪耀在每一道篱岸之上，谁会看到它，却能不能爱上它呢？那些盛开在大片灰白色花茎上的野生风信子，它的每一根花茎都戴着一串下垂的铃铛花冠；其间还点缀着高大茂盛的九轮草，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让空气中充满它们金色的美与甜蜜的芬芳，谁发现了它们，会不心醉神迷呢？谁看到蔓生的苔藓中香气四溢的紫罗兰，或牧草下的山谷百合，会不认为谦逊之心大大加持了它的美丽与价值呢？

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我们能感受到独特的喜悦之情——当我们看到大自然的面貌在冬天过后重现它的可爱之处，我们发现那个死寂的季节并没有那么决绝，它并未熄灭动植物的元气，可以说，大自然渐渐笑逐颜开，并最终迸发出满堂的欢笑——而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春天，几乎转眼之间就带着它所有的魅力苏醒了过来，短短几天内，茫茫雪原就化身了，一天一天变得温暖、翠绿和娇艳。我带着钦慕之情看着那些褐色的黄杨树，如何快速冒出树叶，穿上了一身轻柔的黄绿色衣衫；枫树是如何迅速盖满了鲜红色的花朵；森林中那些五彩缤纷的花卉如何像雨后春笋一般，穿透枯叶，蓬勃盛开；蝴蝶和甲虫如何在一周前还欢快地嬉戏于白雪皑皑的岸边；而清静了几个月的灌木丛是如何爆发出千百只鸟儿银铃般的歌唱。在死寂的冬天过后，春天的第一句歌声带着独一无二的力量直击心灵，特别是在前文提到的那个国家，它会在一瞬间就涌现出一整套的交响乐。歌鸫是这场早春音乐会的歌唱冠军——小生灵的叫声宛转悠扬，一身的翎羽则毫不矜持。

所有这些迷人之处都取决于际遇与联想。可能有些东西是心理层

面的，有些甚至取决于观察者的身体状况，还有季节本身的要素：春天让他变得更开放，更容易在对大自然的耳闻目睹中，感染愉悦之情。但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联想与反差：春意在此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万事万物都在诉说幸福；我们无法不与之共情。我们将生作为死的反义词，而我们的才智追寻着不朽。春天来了，而此前，春天不在，至少对我们而言是如此；这就是新意。我们在四月发现的千百种芬芳的紫罗兰并不比它初次现身时逊色丝毫。然而，春天的第一朵紫罗兰却有着日后所有紫罗兰加起来也没有的迷人之处。每逢听到布谷鸟的鸣叫，看到燕子的滑翔，我们都会心怀喜悦；但那第一只布谷鸟，第一只燕子，却能让我们产生独一无二的悸动^①。

达尔文曾经如此描述澳大利亚的森林：“树叶不会随着季节枯荣：这一现象在整个南半球都很普遍，比如南美洲、澳大利亚、好望角等地。由此，这个半球及热带地区的居民们就失去了目睹世界上最辉煌的一幕的机会，虽然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即干枯的树木从抽枝发芽到郁郁葱葱的快速转变。但他们可能会说，我们为此付出了深重的代价，即一连几个月，大地上只剩下裸露的骨架。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是，我们的感官获得了一种对于春之葱郁的热切贪求，而那些居住在热带的人们全年都能饱览炎热气候中的绚丽产物，因而永远无法体会我们的感受。”

与此相近的是，在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总是透过玫瑰色的大气层观看着自然中的一切；对我们而言，知更鸟胸膛上的一抹红色是最为鲜艳的，黑刺李和黑莓则是美味的水果。我们如此热爱自然——曾

^① 《博物学家的旅程》(*Nat. Voy.*)，(1852年编辑)，第433页。

经求爱之人，永远无法停止爱她。以至于，我们不禁会意识到，如华兹华斯写就的最尊贵最美丽的诗歌《颂歌》中所描述的那种不可名状的悲哀，“岁月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轭”——当然，拒绝一切，只拥抱一个诗意的梦，这正是他的根基理论：

曾经，草地、树林、溪流
大地，每一个寻常的景象
在我眼中都仿佛
如沐天光
包裹着梦的荣耀与鲜明
然而物是人非，往事如昨
如今，不论我看向哪里
无论夜晚或白天
曾经的历历在目都成了过眼云烟
彩虹来来往往
玫瑰光彩可人
月亮喜悦
月光闪耀，天空就一片荒芜
星光璀璨的夜晚
溪水就美不胜收
阳光是荣耀的诞生；可我知道，不论我走到哪里
有一层荣耀已经永远从大地上消失了

夏天，带着生命的一切绚丽与丰饶，也有其自身的迷人之处。同

样，秋天也不乏令我们共鸣的独特气质，总是无法摆脱某种伤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季节代表着年龄的衰朽，死亡已迫在眉睫。春天，满目都是希望；秋天，满目都是遗憾：春天，我们展望生命；秋天，我们预习死亡。

不过，森林国度的秋天却会呈现一种辉煌之美。在这方面，北美独领风骚，每年十月，阔叶林的枯叶会装扮上无比灿烂的色彩。每一片森林都闪耀着各不相同的色泽：亮丽的大红色、紫色、鲜红色、胭脂红、黄色、褐色和绿色：当我们站上悬崖或山巅，俯瞰一大片森林，丰富的色彩会在我们目力所及之地铺展开来；浮云在广阔的森林上方投下阴影，一会儿让某处的色调暗淡下来，一会儿哗地释放出全部的光线；一片片的常绿树丛（铁杉或云杉）点缀在林间，成为整幅画的暗影，成为绚丽色彩的陪衬；整片森林仿佛一座由五彩缤纷的花朵组成的巨大花坛^①。

凝视着广大无边的绚丽色彩，我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源于糖枫和其他种类的枫树。这些树叶展现出各种各样的红色，从最深的猩红到最浅的橘红。这些树叶基本都成片出现，并没有单独游离的叶子，从而绝不会显得俗丽小气；相反，当艳阳毫无阻隔地洒在它们上方，那些温暖、闪耀的色彩会显出一种宏大与壮美。黄杨树的叶子通常是深红色的；榆树是亮丽的金黄色；桦树和桤树是清浅素净的赭黄色；桉树和椴树是各种各样的褐色；北美落叶松是一种淡黄色。桦树、桉树和北美落叶松往往不会在这场耀眼的庆典中有太多表现——桉树的叶子此时则已经基本掉光了，在另外两种树还没怎么开始枯败之

^① 《登山杖》(Alpenstock)，第162页。

时，它们的荣耀已经逝去。的确，与其加入普天之下的变化，桦树那夺目的绿色反倒更加醒目；连阴郁暗沉的树脂木也会释放出更鲜艳的色调，而不会悄无声息。这样的美景并非年复一年一成不变：有些年月，红叶没有那么华美，色彩会有些许浑浊，呈现不通透的褐色；过早下霜似乎亦会影响红叶的形成；而即便在鼎盛期，它也不过是一种忧郁的华丽，一种迫在眉睫的消亡先兆，类似于古代的异教巫师们在祭祀动物的身上装饰的彩带与花环。

在北方的大风中

树木失去了夏天的发辫

秋天的树林遍布山谷

披上了一身的荣耀

大山张开宽广的臂膀

环抱着缤纷的风光

仿佛一群群高大的国王，紫色的、金色的

守卫着狂喜的江山

——布莱恩特

我们可以看到，在加拿大和美国北部，当所有这些短暂的壮丽消失之后，当树木落尽了叶子，总会出现几天最温暖怡人的日子，被当地人称为印第安夏日。那几天里，空气中有种特别的朦胧感，尽管被薄雾遮蔽地稍显暗淡，却仿佛一股轻烟辉映在明亮的阳光下，空中往往没有一丝微风。我曾提到一个有趣的状况，即大量昆虫会在此时复苏。美丽的蝴蝶蜂拥在落光叶子的树上；大群的飞蛾在杂草和灌木丛间舞动，各种

小虫子在森林边的腐叶上欢快地跳跃。接下来会出现短暂的冬令气候，以将其隔绝在自身的路线之中。

拉特罗布描述的阿尔卑斯山同一季节的景象相似，或许可以跟美洲对照来看：

“11月初，我抵达讷沙泰勒时，葡萄的收获期已经结束，葡萄园不久前还欣欣向荣，如今却一派褐色，瘫软在山麓和湖边，不堪入目。城镇周边的林木，肖蒙山陡峭的山野里的灌木，依然点缀着华丽却转瞬即逝的生机，只需一个凛冽而不动声色的霜夜，或几个小时的暴风雨，便会将之完全熄灭。

在秋天最后几日的宁静中（这种宁静往往会穿插在恶劣天气与霜降之间），天气变得很奇怪。大自然的面目依然明媚、鲜艳而美丽；森林依然守护着色泽，太阳将温暖澄澈的光线洒在花朵和上了色的叶片之上。

随后，壮美的秋之落日会合上短暂的白天；夕阳映着此地的湖光山色，那景象令人心醉神驰。红彤彤的大太阳散发出富丽的光泽，将山林中的百千色调熔为一炉，其光辉的洪流染红了头顶的天和脚下的湖，阿尔卑斯山上的积雪闪耀如熔化的铁矿石。我静静看着这一切，胸中热血沸腾。

短短几日后，狂风呼啸着穿过松林，穿过山麓，摇撼着繁茂的树叶，让湖面掀起波澜，使天幕间升起一股浓重的雾霭，收窄了白日的地平线，熄灭了夜晚的繁星。”^①

每天的不同时段，清晨、正午、傍晚、深夜，都有独特的自然现象，各有千秋。我是个习惯早起的人，总是带着热切的贪欲，享受每一

① 拉特罗布（Latrobe），《登山杖》（*Alpenstock*），第162页。

天序幕的拉开和生命的苏醒。在我投身博物学的年轻岁月里，曾用纽芬兰的昆虫满怀热情地追求一位熟人。我经常会在六七月份的早晨天光初露时起床，前往距城镇一两英里的一个荒凉但可人的地方。那是一座山间池塘，或者说山脚下的湖泊，名叫小小河狸池塘（Little Beaver Pond）。我会在起风前抵达那里，那个季节往往日出后才会起风。如今回想起那里的风景和静谧之美，依然历历在目。黑暗、平静、玻璃般的池水在我脚下沉睡，波澜不兴的水面仿佛一面完美的镜子，倒映出了高耸的黑暗山峰上的每一株树和灌木。向东延伸，能看到另一些池塘，点缀在幽暗的山坡之间，以银链般的水道相连——这是纽芬兰的典型风貌；在更远的两座高峰之间，你能感到大海正在清晨狭长的乌云下静静沉睡。

除松树和杉树外，还有一些低矮的树木，忧郁暗淡，一动不动；山坡上耸立着几株白桦，此外还有一两株野樱；柳树悬在水面上方，灌木丛生，相互缠绕，构成了一片茂盛芬芳的园地。湖边生满了软绵绵的沼泽苔藓，还有几种杜香和山月桂，在微风吹拂下香气四溢。对面山中传来鹈鸟千篇一律的、低沉以至哀伤的鸣叫，偶尔有一只急促地拍打起短小的翅膀，飞过水面，而它的出现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天地间的宁静。远处，麻鸱立在一片灌木的阴影中一动不动，仿佛一尊石像，在脚下的浅水中映出完美的倒影，使眼前的景象显得愈加幽静。

但此刻，咒语被打破了；近乎压抑的宁静和沉寂被击穿；东方的云霞染上了越来越红的色泽，天空沐浴在愈发浓烈的金光之中。海面上倒映出光彩夺目的红日；大自然苏醒了；风开始吹过峡谷，一层层涟漪划过湖面；压迫着森林的寂静消散了；牛的叫声隐约从远处的居民点传来；鸦群呱呱着飞过头顶；几十个细小的喉咙加起来，用高高低低的鸣叫，组成了和谐的乐曲，用一曲下意识的赞歌，称颂着仁慈的造物主。